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之作冊書命敬瑄為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况冊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立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為中國主也可以為首而甘於下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為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為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為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為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為重義理為輕已矣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為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為宰相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守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考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意猶足為賢也

唐主聖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憾起於盃酒違言為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既貴用重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逼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為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不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於徐知誥以李德誠周之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天恩自徐温公字用事恨不能於楊氏之危反我為此下事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其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天今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上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具齊六共義示力為子所奪夫為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廢父同其方請郊祀則郊猶得為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

唐

和凝為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雖安之為便如者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此重有建立之功宜外更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然之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

祖有預防之憂善矣疑知詛賢而為之非徒知之而已
晉祖納諛說而未嘗有行焉則心必其利害勢有所不可
也夫外勢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
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尚祖遂為此安能並行
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內修而聲勢外見戎心未啓而我則
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詛獻此言必有其策惜
平高祖不之問也

兵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帥百官上表奉齊立不肯署表齊
王若即位國號晉守兵主為讓皇妣詔曰陛下應天順人惟
齊立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文心不相負以齊立為左
丞相而臣預立主齊立溫曰可不月三日矣唐主謝之
宋齊立不以徐誥受禪為不當諫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為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
之死蓋不獲已齊立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處齊立以
三十年交舊曲意也必蓋終長者而齊立情偽悖悖多矣
真小人也其故為義而有利心為利而求義名二者不可
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為爾
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
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
土宇美放其害亦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
四海之大善忽忘微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兢業而
得之國家雖以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
之盜矣歐陽文忠公以王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
其成就有一小

帝言其丹其世三季未稱曰謂之丹亡一為父皇帝劫丹主屢立
帝言其稱臣但今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一曰天稱臣又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皆慣如自然也前未
有之何以言其言曰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廝殺盜賊
為之廝殺三賊盜賊至無一日推為天屬之親與己生無
別則拜夷狄為君為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
偽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曰氏既父德光而不改姓耶
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然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偽相有非
敬唐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然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
千古不義之疵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
其可也

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傳

官

唐末五代臣弑君子弑父無姓之戎為中國主遂舉中國
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
氏之臣攷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審
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為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
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
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為
晉祖者聲言權誦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之然
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傳任而已是
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為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
為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徒置州城跨德勝
津選建廣晉彰德東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擇是非可否之所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
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天孫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
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之選豈非
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顧而以向背廬下
拜為耻甘心黜辱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
君子矣

唐主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好節
喪禮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為不祧之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弒之心形勢既成壁足之騎虎不得
中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
諸王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吳其子之才皆不肖出必
誥之上遂為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其

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臣民之過也用異姓為子

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

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院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
講典故治又言而已帝懲安重誨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
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官者為之梁戒其禍更

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一專行專權實重於宰相

至耶崇誨安重誨復樞密之名一而歐陽氏乃謂權始存於

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

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

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學之稱而銷毀其印罷
其司印文書府文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二者之制矣
時言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
為彰德帥

一不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謀契丹
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
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已晉祖既受命契丹以
維翰為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
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
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
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予以見維翰志在與晉而無心
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

卻况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
成規而已帝以為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
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
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為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
相廢帝不能為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
思其事遽以為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為
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為相者受成命行制教講典以
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辛
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理
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乘

慶皇事安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
或少整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
信義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
以蒼生之故猶卑辭辱幣臣何屈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節言而安彥
威乃以帝為蒼生答之何其論說數古之聖王謹華夷之
辨者正恐其獨復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為蒼生
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社之憂不應
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為略然
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
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為社稷

計則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
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相王之
失聖人以信易食谷子貢之間春秋善齊命燕誓盟取苟
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
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
於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
白日在上吾無以辜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
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嘗
數以事殺戮而尸之為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
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加封大藩他日又冀其安降唐之

迹召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
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其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
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
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教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
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
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後叶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舉兵劫耳上表請立皇帝不許遂舉兵
反兵欲為其下所殺
安重榮壯臣也壯是也請不獲命不與師則叛而已矣故
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
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
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公孫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
嘗之不善其僧慰喻贈遺銀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威張格不忘魯柔之害不能免其身
不勒釋憾於季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濼謀大業夫
四人成敗豈專為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
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
容載之勢而芥蒂不忘睚眦必報懼者眾矣其誰肯輸情
素布四體為之用乎使不勒知遠然然快意天何難者然
盡忍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况君子
以天下為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心虞契丹為後世患而謬於用人為揚光遠而出桑

維翰為社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
遠任之有餘矣季作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义則政不堅
定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
相以知人善任優為賢馮道先薦社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具越三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畜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外殼必家至而
日取每筮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筮數筮已則以次唱而筮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取之盡錙
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增內三
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
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
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歛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
矣

漢高祖龍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事任官者
劉龍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
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
是故韋玄成讓爵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
傅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不端楚
成謬於教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龍乃疑士人而

官者是信官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
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官官抱置道
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異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
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
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
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
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
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
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雖為擇留守晉陽立有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
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曰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
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
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恥而為之諱况天
子而為夷狄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憤耻之心則將
安於篡弒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
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
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即事而論景延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
劉知遠郭崇威王繼王權諸人所見彼數人者適不用而

延廣適當權耳觀延廣激怒契丹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
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
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
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
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
勤勤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
以得志於此狄矣

正封敬儒為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為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
敬儒為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折而辨
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公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
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歟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
不由父而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
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
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略其服以暮服外物也可以降
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以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言偷
竊取欺偽諱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
甚實而不自知其理之生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
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
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
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
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
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執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二本之教惑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皆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
我父五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後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爲通制而公行且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
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夫服禮情而爲輕重者也棄親功總被於身雖
在然而辨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
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甚齊而情實
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
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嘗敬瑭之兄也信義英進睿果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一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已死睿果未生而子之乎又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立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死者果未生
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為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
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
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而君子猶
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
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為可
以此攷之必敬瑄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
早出者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
貴為長為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為親疎
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
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為
所生之親耳重果夫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寘馮道懷中乃

黜亂兒也高祖為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
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黜亂之
重睿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為不以重貴為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護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
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
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為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
追王之禮冊皇父為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袁及
段猶冷褒得罪於當今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早
之安能易喪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瓚發於背謂齊王瑒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特貶也然至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必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其後身其欲豈不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中官所記日月五日生之變至於氣侵形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纒紐負抱戴履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災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為異焉而後世尤忌正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慝掩陽之徵天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為娶馮氏女重胤早卒馮夫人寘居帝遂繼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

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
年未能究其宗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
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三辰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
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此乃王
震腐儒學未知要徒尚文義叢脞轉轉迷塞人之知見故
使荆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石之
事嘗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
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石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王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儀刑一自辟豈宜加之乎毋楚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
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
引投鼠忌器之論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驚文帝自是
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
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
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
若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
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
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
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
見防耶晟慚懼遽罷之

服過為難受貞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士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為憾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為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慝之人也若槩以受責如流許之則竟舜之所憂畏而難之者也帝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琶

言和以善節歌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失禮之君蓋有未甚而用吉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則為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喪朝比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為不善為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為妻而不諫宅大夏鼓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

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古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時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松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責付統御之權曾亦豈遠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為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以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奉信託光遠降光遠不

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為契丹擄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湏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退

無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蹙馳而走其非偽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此策尚不肯為况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

計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
享其利耳既已得汴謬為好語以欺眾謂過不在我此矣
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為他
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
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
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
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
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
久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
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其變者以為占占者
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
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
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
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
所為既書之以為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為
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
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
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
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繼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
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為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聽明
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書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佞人夫耳目
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關四門四目是寄耳目於
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
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
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先信趙
延壽魚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衆為虜所致向使桑
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喻度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
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
信自塗其耳目至於踣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妻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事之遠者谷不可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
而蹈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
其之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
從之國及通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
桑維翰將所道既幸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謂
出帝擅離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善龜之見矣及其
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
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匡救與私戚懇請
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為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
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為杜氏况有高祖
故事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
夫而代晉與其為帝之姊為節度使之妻曷若為帝之后

為天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死中調應為辭不見又詔執
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

更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
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
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
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
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
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
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引兵

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命是以當之公姓何

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

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其時

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

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

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

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

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

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

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

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

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
張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
今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
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
况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
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路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起自奮亦
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推
摩豺虎與之共守大主終見啗嚙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設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
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是為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
夫市人破腦取髓鬻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
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
之如此豈非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
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
軍功故使為藩鎮狀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
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
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不聖人作春秋寓
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重而不可破非
魚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義有措而不亂六賊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春秋書
宰嚭歸罪考宮獻羽子氏寔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室歿母為妻則夫葬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
仕州吁稱君不稱公子此一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
夷為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六王崩而不書葬喪武氏子求
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為中國主而
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頹又況政法不立如莊重威彥
澤之類平是故力足以扛一搦旗勇足以扼虎虵象總貌
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一終不能濟以言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鎖景延廣洪麟其國一延廣扼吭而死

與晉者蔡維翰也亡卒曰景處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
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
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
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饒
餽便便惟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
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
翰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
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古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

伐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重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累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滅石晉之宗社亦搖爰業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為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以開運之紀則非矣前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亦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虧斤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為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之備易其言也脩國嘗云均是泰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奔也小數尚爾况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為變黑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相述為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係于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禮義
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夫
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
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
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
而動植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
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出於
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然後春秋之
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
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
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交心也克己賊
心也歸仲子贈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蓋師卒而不白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
後元或一君而慶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
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
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
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榮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胡之亂
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
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榮
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
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
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則知遠蓋出于沙陞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曠
氛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悒悒，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踈片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
特人事為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土，不能相辨，則拓跋氏

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出，而較
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
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
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
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
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歎而思過者矣。使無此
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
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
治李景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則知遠委以

扶立重春哉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
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人乃恃強滅人杜稷貪其位
而不能居或其子文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遽留
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矢之足咎乎夫
夷狄之性貪而無親疆則為虎弱則為鼠抑鋒止銳擢義
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人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
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吾使再來
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吞我耳此
皆以空言惑眾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
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為汴山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
契丹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特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感契丹主命立
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
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
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
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
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族中其禍特父近之不齊耳李
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賜
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
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連
祿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洒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
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班荆藉草而飲食則塋墓為壇鋪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為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出帝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為異者人生而幘帽帶靴皆祖狄服死而鼓磬螺鏡皆用戎樂九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儒者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弊事莫能更苦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實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九六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魏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為朱邪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晞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偽為也馮

道所謂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萇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萇在朗州希崇常謂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為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啓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

弟曰希範希萇希廣希崇亦夫希聲既可以先希振則希廣

亦得以先希萇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安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

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抗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

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

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及圍鄴郡張璠將兵拒重威悉亡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璠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一死為期耳及食竭力盡重

威出降帝誅璠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璠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夫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

豈為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

累行之政使三昆昆得亦未見永安之道况重以三失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

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戮其僭亡晉室肆諸市朝布

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下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今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為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與國之君亦直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嘗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為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為眾所非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三不絕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孽孽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為然何及矣邠為相矯二蘇除官之濫艱於選拜史

謂曰漢興至二士大夫有不霜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
斬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斬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二
纔四載以是為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為西
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舊稱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二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摠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
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
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

利者莫如馮王若輩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二
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
居矣

至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
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祖懲蒙蔽開
言路以裨亡國之主尚能如此况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
有設官掌獻而立之法曰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
深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
王立誅不置謗鼓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罪我則皇自敬
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志云莫有闕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遣帝書謝
過請通商依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
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繒屠狗之人或可使
將亡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西京事守貞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有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
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然之此
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
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
而所為如此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卜謖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
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一石晉假力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棄中原虛位，折筮河如八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改贍焉。之士目不及也。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至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不可廢。游五之半更也。一契某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節度使如易成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猶為不恭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漏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於班賞而已，取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豈急如裴度總師猶之一也。非宰相而為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之虛名且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
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
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
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
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
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
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
公卿相繼而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拔木發屋帝及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
修德帝又問如何為修德延又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延又之言可亞於原公之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法

有先務隱而懼而忘思而問延又必有所以對帝方驕侈何
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
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
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
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亡天
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
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
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
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
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彗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然猶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

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不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

姓償焉歛既重矣然獮曰雀鼠之耗尚為有名王章乃使

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

百十則曰千萬則曰百萬

入之於公出之於民

特收其二謂之省陌則止

一斛之稅又取其二則

取其頭子考曰作法於人弊將若何王章以此法

不之於一時信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者以

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

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

延朗為明宗括取而不祖誅之王章為漢氏捃摭而孽

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

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眾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

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

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

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

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孽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昔

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從眠家入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斷其棺決其金德其服
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
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義豈邪同一
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恐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
也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善之臣
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
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生見禾形以惡觀之
恐皆不然楊邠皆夷也郭威軍卒也豈豈廟堂之器乎濤
直以其不守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以代漢哉信使當
時出二人丁外而二縣王史在朝亦安能遽降於楊郭使

隱帝驕後不生廢梓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
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弒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志右使嬖人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濕季戶諸朝俄而厲公為欒書所弒北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十八夫比殺公之外嬖之而燕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燾惠子食皆服而朝日
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弒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義於

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為文非與夫祇逐者也臣而執逐其
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弑見逐臣無以取之乎故聖朝
稱慶家卿與小臣謀之與賊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弑
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本燕簡衛獻是也事不
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世謂書之以警夫為君者
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少乎
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
拜徐曰侍中此行不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答郭威拜
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
首也若道者既嘗為威畫策至是威
之而受其拜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
其情固乎昭封王將
王祥長揖示不為謁
事已成道帥百官迎
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降重不為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
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
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
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獨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
其家然讎反復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
矣其未得為直乎

楚王希廣為其兄希範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利以弟先兄信誦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
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為
也是故佛氏之說流於精藍之中東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斂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贊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至宋州矣威遺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詰威贊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眾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亟

欲自為天子區區偽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也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衛資威之遠取也可不謂之矣蓋宿衛乎而五代之家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亦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道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既行謂八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去信斯言也是豈能以不答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為漢立嗣道嘗為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力乎此之不為而甘心於敵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故愚以為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衛資威之遠取斷其必死也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中管見卷第二十九



致

